



^ 16  
2793  
-13



門 16  
號 2793  
卷 13

空同子集

卷之五十七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歛潘之恒蒐校

文類七之八 序

壽兄序

姜翁夫婦八十壽序

封監察御史王公壽序

南園翁九十壽序

汪子年六十鮑鄭二生繪圖壽之序

陳公六十壽序

黃太夫人八十壽序

鮑母八十壽序

柏溪君哀序

余公挽歌詩序

周處士挽詩序

昭和十九年  
六月三十日  
購求

右次序一十一首

序八

壽兄序

正德庚辰之歲李有長公者年六十矣十二月十日  
其生辰也傳曰六十始壽於是都指揮同知霖僉事  
臣左長史春右長史崑訓導澤通判環司務彬儀賓  
正八人者爲長公者壽登厥堂致詞而稱觴焉蔡子  
曰德基業昌而色而康申錫無疆鞏子曰智圓義方  
肯構肯堂於祖有光王子曰夫鴻婦光偕老孔臧子  
孫行行郭子曰子如鶩翔孫如玉跲儼雅柔良趙子  
曰藪榭曲房純衣穀裳無管無殃李子曰甫田穰穰  
有積有倉有牛有羊黃子曰和親睦鄉族衍宗強縣  
秩苞桑全子曰禴祠蒸嘗以孝以享威儀矜莊於是  
長公者前徧觴客謝而其弟曰夢陽者亦前徧觴客  
謝申詞焉曰竊聞之好謙惡盈者天之道也旣滿知  
懼者人之要也故視履考祥者終始之蹈也生而全  
歸者子輿之孝也是故君子聚之而必散以廣仁也  
負貸無必取以拓義也內交不狎外交不淫以存禮  
也豫患而前危憂深而慮遠以踐智也吾門一事之  
嘉也兄必涕泣而曰斯匪和之能實台祖與父之積

空同集  
卽一弗之嘉兄曰斯匪伊之外實和之弗德人或弗  
循也兄必訓之訓之而猶弗循也曰和弗忍弗之訓  
也人有急兄赴之赴之而弗及曰和弗忍弗之赴也  
故懦者懷其惠強者畏其義疎者慕其禮淺者服其  
智此所以旣富而人不伎布衣而有官位之尊垂老  
而橫逆靡加諸身也斯長公之行也

姜翁夫婦八十壽序

人有言曰富壽康寧然論者必歸諸三王之世非謂  
其太和風熙無愁苦夭折之民耶雖然八十者於其  
時亦罕矣故其制曰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又曰八

十曰耄此非謂其勛力智慮衰耶是故有罪不刑食  
則常珍于朝則杖夫使八十者誠易得也古之人豈  
宜優禮若此哉然此亦謂其耄者耳非夫婦偕也假  
如八十而夫婦偕又弗耄也若今長安姜翁者古之  
人又若何而優禮焉嗚呼亦罕矣余讀載記上下數  
千年間夫婦齊德而隱者吾獲三人焉冀缺梁鴻龐  
公是已然三人者史皆不著其年設其年與姜翁比  
然未必皆弗耄也卽弗耄矣未必與其婦偕也嗚呼  
若姜翁者不誠罕耶不誠罕耶且壽者氣昌而娛樂  
者之爲也今天下民窮而歛急輸不息肩徵弗停催

亦甚矣姜翁顧奚所娛于心而使其氣昌也余竊嘗  
觀翁夫婦矣並生于宣德初年是太和風熙之際也  
一宜壽齊德而隱二宜壽所謂栽者培之也其子判  
名郡振勵不辱其身養志率訓珍綺備矣三宜壽夫  
三者一係之天二係之人是氣之機而娛之要也故  
曰得機者昌知要者康夫若是乃其壽焉得而不偕  
也又安所得耄矣余往年道秦晉之境見山谷田野  
間多龐眉皓髮之民乃其年故不亞姜翁然徵輸比  
急愁歎貧病相與轉而之溝壑者殆半矣幸而存矣  
氣昌而娛樂者幾焉於乎亦罕矣予於姜翁夫婦有  
深慕焉有深敬焉又有深感焉作斯序

封監察御史王公壽序

燕人王公就子養於河臺夫婦齊年而耄八月二日  
公生之辰也壽公者冠履闐門而入客目之而歎曰  
昌哉入見公癯而強也見公配李堅而貞和而神清  
出而曰康哉既又見其子憲君之懽其親也則曰養  
哉以告李子李子曰昌生之積康根於娛娛由養生  
養由心作四者始天而終人者也故仁人修身以成  
其天孝子法天以永其親夫金石負質松柏耀材麟  
鳳彰德質之言氣也材之言植也彰之言時也故小

大形之者氣之庸也完體俟用者植之功也務實生  
名者時之通也故耀非其時則有必養而無必昌植  
非其成則有必積而無必娛結非其氣則有必娛而  
無必永故壽者始天而終人者也客曰吁俞哉王公  
孝敬勤家聚而能分年彌罔渝厥配相之貞淑明惠  
德流嗣人非積者歟憲君慎官約身若志養體居處  
順適耳目以和非由諸心者歟非心奚娛非積奚昌  
昌以其時娛以其植氣之永也斯其徵矣竊聞之引  
而無絕之謂永湛而樂之之謂娛安平繇吉之謂昌  
王公自茲期頤爲錢鏗爲大椿有乎李子曰有哉孔  
子之言仁也曰仁者樂山詩之言孝也曰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夫山也又永爾類矣壽尚有旣乎雖然降  
爾遐福者天之命也脩身俟之者人之正也故仁人  
事天孝子愛日言盡乎已焉爾公前以子封監察御  
史而厥配李封孺人厥孫男子七人吁備矣

南園翁九十壽序

南園翁者京兆人也今年九十矣耳聰目明體履矯  
健喜飲酒然多而不亂與人奕竟日人以是疑翁而  
私相謂曰夫酒血虛則罔勝中熱者必病天奕心機  
也卽壯者奕鮮竟日也於是私相論翁一人曰翁之

壽自爲之也一日養之備一日主於積一日生有之爾言自爲之者曰夫膏煎則涸燭風則淚故氣耗則損精搖則竭形勞則憊神役則折言養之備者曰翁之子嘗巨邑矣復有二孫接步於魏科夫外足者內娛心歉者體顛耳目旣和懼洽隨之矣故志廣者適氣舒者永旨甘日陳諸前紛擾弗嬰於中卽弗壽期壽斯臻歟主於積者則曰竊聞之積水成澤積善成福翁教行於家化及鄉閭義形於斷仁闡諸施四者昌之道也烏乎不壽言生有之者則曰均介龜壽均羽鶴壽化工非私於松竹其於寒也獨榮斯無他定

之壽者人莫之增也若歸諸爲則顏回豈天札之行外諸養則榮啟期九十帶索被裘行歌斯亦窘矣主於積乃跖則以壽終故金石負堅錢鏗引年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者也二孫之過大梁也以其言告李木李木曰言生者拘諸氣者也積者修諸志者也養者兼乎外者也爲者專乎內者也吾請諸叔父其叔父曰上古之民蚩蚩故其民上壽上壽百二十歲中古之民皞皞故其民中壽中壽耄耄季世之民勞故其壽耆而老者寡矣蚩蚩之民不知不識順帝之則者也於是擊壤而歌曰帝力何有於我帝之世也

皞皞之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者也於是鼓腹而游  
出作而入休王之世也嗟爾木汝以是足以占翁矣  
汝見翁乎蚩蚩者乎皞皞者乎

汪子年六十鮑鄭二生繪圖壽之序

汪子者歛人也而商于汴嘉靖元年生年六十矣九  
月九日其生辰也於是其邑人同商者鮑氏鄭氏繪  
圖壽焉一鶴立巉岨之上張兩翼宛頸下鳴警日也  
日躍海而升厥焰赫霞龍赤上則青松茈焉下則白  
濤泚焉雲氣旁流清飈泝焉懸羅翳焉乃有紫草之  
英瓊芋之蕤媚颯阿而妍嶸崎於是李子聞之曰壽

哉汪子圖獲之矣夫鶴昂藏弗羣者也非芳潔不啄  
非清泠不飲志在霄漢一舉千里斯天下之禽也然  
又千齡而丹萬齡而玄上仙之所親幸神明之所賔  
友造化者之所綏也是故壽者取焉非但長視亦以  
高潔隱處之倫也夫汪子者隱之市而處乎商者也  
出游者四十年無卑行焉乃今六十無汚名焉固鶴  
之倫也二生圖之以爲之壽不謂之獲哉故曰壽哉  
汪子昔者詩人之禱君也曰如日之升焉如岡如陵  
焉如松柏之茂焉而斯圖也三者具之獲詩之義矣  
夫君臣朋友殊分而同情者也故愛之咸欲其久久



莫如岡陵次莫如松柏其大者莫如始日圖而禱之  
愛不啻鶴矣圖之情猶詩之情也故曰獲詩之義義  
發于愛仁之緒也仁不徒加義不苟受孟子曰愛人  
者人恒愛之是也夫汪子者其仁人也矣汪名昂字  
懋昂號松崖子鮑名弼字以忠號梅山子鄭名作字  
宜述號方山子

陳公六十壽序

陳公者鄢人也年六十矣神意和朗步健髮夥李子  
聞之曰異哉陳子斯謂自壽歟黃子曰何也李子曰  
古之壽以上後之壽以已曰壽天筭也有人已乎李  
子曰吁有哉古者教民胎有訓生有將幼有習長有  
產其衰也則優之以禮崇之以逸於是尊齒之經  
國養之文有杖鄉朝之制有給肉帛之令有就見之  
體珍從之儀是故民至老無疾癘夭札之災生鮮窘  
憂而終之安然上之人猶懼遺也則又鼓南薰之音  
吹陰崖之律俾躋之一是故民鮮弗壽也故曰古之  
壽以上後世畊鑿作息弗時民始自力以求諸全於  
是以勤集用以儉省費以退消事以靜抑慾以適導  
性以愛親物以恕容衆求全焉以自其年而賢者藏  
也則恬丘壑甘農桑于于煦煦罔口世務而或未忘

也則誨其子孫出俾與時翱翔曰猶吾出焉耳如此亦恒安而寡災故曰後之壽以已黃子聞之蹶然而笑曰有哉夫陳公者七善具者也賢而藏夫身為封君彰矣乃猶野服於林石斯人者真所謂力全者邪李子曰我明興也準古而酌今厥典備矣是故國無不養之老鄉無非齒之民肉帛之詔屢下而問卹之令恒申也陳公者亦謂三代之民非邪黃子曰某聞之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譬諸黃茂種美而地肥不有水旱之厄風雨之災乎故力全者人長養者時成之者天故曰壽天筭也陳公兼之真三代之民邪公號其居曰坦窩遂自稱坦窩道人子某以名進士官至山東叅議其壽之辰也爲正德己卯八月一日會叅議君歸稱觴於家

黃太夫人八十壽序

黃太夫人者尚書黃公之夫人也初尚書娶于孫生三子楫霖彬封宜人矣無何卒而繼娶于魯生二子杞桓封淑人矣無何尚書卒桓之官也例進其父母於是魯淑人進太夫人封是時年八十矣諸郎在者彬與桓耳彬工部司務免居太梁桓南京光祿寺署正也奉太夫人於南邸工部之居太梁也立

香几於庭日夙興几拜北向拜者四祝萬歲者三南向拜者四祝萬壽者三客問工部南向拜祝者何工部輒泣已揮淚曰吾母就弟桓於南邸已而又曰彬四歲而亡母幸魯夫人育之成成彬猶成桓也又曰桓今尚無子彬有今郎也魯夫人聞之日寄音思見之無異桓子也客問夫人羞而祺者何工部曰母惠而靜儉而敬問四懿者何工部曰得之性而規諸行者也先尚書嘗謂母曰人附於惠神凝於靜家裕於儉德聚於敬是故母遵服之老而無懈節而有儀守一弗撓恕而罔私故既耄而祺天降之禧李予曰予

於太夫人之壽而知天人之道也得諸詩三焉三者何也尚書公力德而貞業矩內而標外行于其室四懿是成非刑于寡妻歟二子勇脩克念異胞同心厥胤晚挺非永錫爾類歟嘉號載臨冠帔進榮非降爾遐福維日不足歟客曰予得之易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工部曰予得之書歟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是故予夙興几拜北向拜者四南向拜者四

鮑母八十壽序

嘉靖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鮑母劉年八十其子曰崇相者汴商也先期馳歸謁李子請言焉李子曰予

有天下之珍四畀汝歸而壽焉可乎崇相默無以應也心忖曰珍者言邪古之器邪今之寶邪既曰四非言矣徐請焉李子曰予之四珍崑崙之桃扶桑之蘭丹山之雛翰海之鯤也是四者足以壽乎崇相聞之默無以應也良父曰竊聞之有其理而無其事君子據理以訓來有其事而無其言君子卽事以宣徃夫殊陬異域有目所未睹人迹未之及如崑崙扶桑丹山翰海之倫固寓託之微而荒唐之云也夫鳳之雛有矣如甕之繭天池之鯤王母之桃果有之邪今子之珍又以之吾母壽邪崇相惑焉是以默無以應

也李子曰鮑商知道哉夫自世之狂于夸也于是務文而擯實自人之習于僞也于是內畧而外詳是故事其父若母名號冠帔以爲榮而辱其身者或弗之慚拜跣奔走以爲敬而憂其親者則莫之恤牡體稷黍以爲養而違其志者不之顧也故壽其父若母繪西池之圖撰南山之頌誇東海之籌侈北斗之杓惟怪是述而不復計事與理之有無今汝不予言之珍而訓來宣徃者之惑不謂之知道何哉崇相曰僕世商也自我先公輩有修而弗耀雖無所爲榮者然身弗敢辱也雖無所爲敬者然弗敢貽親之憂也雖無

空同集  
十一  
所爲養者然志弗敢違也是故吾爲母壽弗敢述怪以速君子之譏而先生之言請焉李子曰夫予非知道者何言以塞汝哉雖然嘗聞君子之緒論矣居而養者以志壽離而養者以心壽心壽者使親之心常樂離猶不離者也志壽者使親之志不違居而安之者也汝商也有離焉以心壽可也心壽則樂樂則無憂無憂則無辱其敬親莫大于是崇相乃于是再拜曰天下之珍四不如天下之珍一是故人有真珍焉心之謂哉有真樂焉壽親之謂哉

柏溪君哀序

柏溪君亡也哀于戚及其踈起之邇動乎遠蓋鮮不愴焉悲也鮮不啣焉吟咨咨而音使人聞之鼻鮮不洩者鮮不泣然而淚也斯哀之至也李子曰哀有誠僞戚疏辨之賢愚之等邇遠見之何則哀者戚之之要情也舍是惟賢則哀之哀賢雖疏遠可也夫天下未有無從之涕也恩離愛析頓踴漣洏如求如失強寬弗解泣至不期此天下之必情也何也戚之也小人之於哀也或飾詐以成勢則有抱嬰而泣者奔是也或諂往以希利則有拜墓而哭者韜是也或破疑以濟謀則有沾衣而別者嶠是也斯所謂無從之涕

空同集 十一  
也有爲而哀者也故曰哀有誠僞戚疏辨之是也夫  
柏溪君東川之布衣也生無可借之勢歿無可希之  
利假之不足以濟謀其亡也戚者哀之疏者哀之邇  
者哀之遠者哀之斯何也天下有必賢者也賢之則  
慕慕之則思思之不見則悲悲之則吟吟之則音音  
之則詩故聞而冀見之者景行者也知而重違之者  
存敬者也過墟里而歛歛者不必戚經祠墓而淚流  
者百世而同臆也如林宗孺子之儔是也斯哀賢之  
至也夫永死於藥而飛於爐者以真之必反也鑰亂  
者也闇者金之明者鑰之以僞之難掩也故非賢  
而哀非戚而哀皆飾之諂之謀之之類也故曰得戚  
者情得疏者義得邇者狹得遠者廣疏戚邇遠之間  
而人之賢否決矣柏溪君有子曰講舉進士過太梁  
言其父之所以哀而蓬溪譚子復語予柏溪君行予  
文成亦爲之歛歛久之

余公挽歌詩序

余公爲河南按察司副使三月亡何遽卒其友人李  
子哭之見其挽者歌之一歌之百和之乃喟然而嗟  
也曰予觀詩書六藝之文至於論天道備矣其最明  
著伊尹曰作善降之百祥夫然後孤行特出之士恒

恃此而不懼不平也則呼曰天乎天乎故寧隱忍軾軻終不肯降志辱已苟與世推移亦冀求伸於將來乃今不然善不必壽惡不必夭作忠者罹憂造僞者顯遂視彼蒼蒼方夢夢黤黤耳則所謂天者安在哉是以比干刳死屈原見放顏回短折孔孟隱約撫迹遭事使人憤惋悲歌長歎涕下不能自己故曰長歌之哀甚于痛哭今觀余公乃亦若此之倫矣周公之言曰視履考祥又其詩曰求福不回夫余公自爲邑令爲臺諫暨今爲按察副其履具載傳志其回與否至彰彰可考也往予在 朝蓋親見余公行事寒謬

貞諒是古賢之流也乃今弗究也又弗壽也祥與福固如是乎彼所謂天者安在歟如是雖欲使人不憤惋悲歌長歎涕下不可得矣故歌者導鬱者也詩者敷志者也挽者宣悼者也今諸爲余公作者誠不出于鬱悼則已使誠出于鬱悼則所以傷其志者必有甚于痛哭者矣或曰顏天躋壽以變言耳彼信能與世推移取富厚顯貴多金玉貨財安知其後之不免也余君卽弗究弗壽然天下皆知余公之賢也又安知其非子孫之利也詩曰旣克有定靡人弗勝亦謂是耳李子曰誠若是則諸爲余公哀者亦可以少紓

焉矣

周處士挽詩序

人之情有七其感人莫如哀哀亦有七然莫如義而哀與夫耳目聞見而哀吾於彼苟交且親聞其災則痛閱其逝則感違其從則怨口吟之則歎鼻觸之則酸者固也彼非吾交且親吾徒以見以聞以義者從而哀之毀於中而發於面作於聲氣布爲歌詩斯非易能亦明矣龐公徐孺子一匹夫耳百世之下聞其履行見其山川墓廬歛歔瞻戀若失友昆非有大不得已必祠弔而後去是孰使之然邪宜與周景暉孝弟耕稼罔求聞于世鄉人化焉予不幸不獲與君議竊知其爲學二子無疑也君年七十而卒卒之日其交若親旣無所不用其哀矣已而見之者哀焉聞之者哀焉義之者哀焉君何以得此邪哀不必同發而爲歌詩則同此無他天下無二情也君嗣某以國子生謁選銓部自狀父行持哀歌詩一卷因刑部杭君來請予序予固未與君識受而不辭者義而哀之與人同也夫予旣以前說應之矣復語之曰子歸展墓幸高其封樹百世之下安知不有祠弔而至者乎



來詩  
 主醫數鈔  
 為獨若恨同此  
 香京無美之昔  
 交其無潤無用其  
 蘇味其為學二午  
 涼蘇蘇周宋聞于  
 世際人外燕平

空同子集

卷之五十八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欵潘之恒蒐校

文類八傳

邵道人傳

太白山人傳

張光世傳

鮑允亨傳

六烈女傳

尚書黃公傳

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行實

右次傳六首

行實一首附

傳

邵道人傳

邵道人者蜀人也至慶陽年七十餘矣道人不欲言  
凡所願指色授故莫究所自來然見之者率知其異  
人也道人館於鐘樓街周家築土被衲無晝夜露坐  
郡中諸子弟少年爭來事道人道人无所願指色授  
之諸子弟少年無不當道人意者道人喜看病病者  
家請往乃令病者張目又令其噓即可活道人則目  
諸弟子而諸弟子即置飯病者前道人出其袖中鐵  
尺橫飯上誦大悲呪已起尺摩病者曰瘥矣脫不活  
道人則趨而出病者家以死日請道人則出其指示  
日數如其指數然道人不取錢每歲自正月始活一  
人取其布尺裏衲裏完弗取也病者家脫有見飯飯  
道人以椀列諸案無問多少道人食之若加飯更以  
椀列之不食也若見飯是草惡食道人即喜食之曰  
更爲造美食道人則不食其見飯或雜葷物道人曰  
第擇去葷物終不欲更造也道人善飲水鄉野人聞  
之爭來請願觀道人飲水道人微笑頷然之弟子前  
置水道人目弟子令鄉野人自置水亦以椀列諸案  
無問多少道人飲之若冬月水冰則聞道人齒間灑  
灑聲頃之肩踴面紅汗簌簌下若雨也道人與予世  
父同時世父患脛瘍久不愈以問道人道人曰此崇

空同集  
也若往聘於某氏乎謂其女陋也將更聘之女慚而  
縊死此其崇也世父大驚伏地頓首曰奈何道人曰  
今遇我三日解矣三日瘍果瘥居十餘年忽謂諸弟  
子曰吾將歸歟諸弟子曰先生福慶之人慶之人無  
敢慢先生者何遽言歸邪道人不應一日道人令設  
几三層而坐其上諸弟子始悟其歸謂死也環守之  
夜有登几而伺其息者道人猶揮肱墜焉夜半霹靂  
隱隱起屋脊若戈士甲馬戰鬪之聲諸弟子震懾伏  
地天明起視則道人死矣贊曰子不語怪若道人者  
何如人哉二氏惑世亂政而道人口悛悛不欲道辭  
急人之難斃而後已嗚呼是所謂逃于墨者非邪

### 太白山人傳

太白山人者吳越間放人也終吳越間莫知其所自  
來人問其姓名山人曰我孫姓一元名問其字曰我  
字太初問何以稱太白山人曰我秦人也嘗棲太白  
之巔於是稱太白山人云於是人始知山人爲秦人  
及問其家世山人不之荅故人止知山人秦人也而  
不知秦何人也山人善詩有超逸才嘗出秦四游浮  
湘漢躡衡廬踰河涉泗謁闕里登岱嶽之峯憇日觀  
觀日出焉奇之駭叫狂走人頗異之然弗識之也於

是山人則南走吳會吳會人識山人又識山人詩於是爭禮敬山人山人固善說玄虛又膚瑩渥顏飄鬚望之如神仙中人於是愈禮敬山人而好異之士踵接于門矣山人往來越湖間多在支硎南屏山寺中鉅家則爭造寺餽山人美飲食鞋服以是饒裕冠佩之士慕名來訪山人輒供具懽洽竟日酒酣暢歌意態超脫令人起塵外之思人士或事功人說及時事山人則又善說時事率鑿鑿副名實于是人士轉相譽稱爲孫山人聞四方矣一日山人病且革倉皇屬其友曰死葬我佳山幸題我墓曰明詩人孫一元之墓已而山人甦起而曰幾負我志而吳越人以是覘知山人初無羽化術徙空談放浪形骸稍稍疑避而山人則顧益說世務恒切齒不平其詩亦多爲忿激悲壯之音于是用世之士顧益喜之樂與之交義投情合犯濤弄月扣舷和歌俛仰一笑每自許於世無雙而湖舉人施侃者雅喜山人而病其放因說之居山人然之于是買田苕溪之旁又說之婚則婚侃妻妹張氏喜山人者聞之率移書相慶曰太初爲全人矣是時建業劉麟龍霓咸徙居湖與吳充陸崑暨山人結社游號苕溪五隱山人始講吾儒性命之學

無何病卒竟死年三十七矣李夢陽曰予不識孫山人何如人未之面也往劉子過夷門蓋數稱山人風神藻雅云曰與之游令人坐忘而山人亦時時詩寄來然予竟莫知其何人也

張光世傳

張光世者洵陽人也名鳳翔字光世號攸陵子生而異質殊才目羞日短視然暗處則反明燈月之下猶晝也故其書窓晝必遮障而後親也字左手橫書之興到筆飛瞬息滿紙李夢陽舉之鄉也蓋與光世同榜云先是西涯公遺提學石淙公書曰今年榜張冠乎石淙公答之曰設無李張二生者潛不後矣及見試錄名第西涯公歎且服曰邃老知人邃老知人是時光世角尚壯業已夢寐屈宋進步班馬小視褒雄馳騁騷賦落筆千萬言奇字爛錯綺文輝奕觀者咸謂子安再生文考復出既至京師王公大人翰卿吟客訪造其門求其面識者殆日無虛也於是聲名出李上然光世不以自居未始不兄事李而讓其精也及舉進士李與同部見其面黃憂焉居無幾睛亦黃察其身又黃問曰光世不病疽乎光世乃於是告休沐卧西山巖崦中李討其非計遺之詩有曰石髓

遇不識黃精春始花洞中日月秘強食勝丹砂光世  
于是乃移入城居無何卒年三十歲耳子安二十九  
文考二十四先是人以二子擬光世不識乎歿之日  
母七十餘歲子七歲一妻一妾相號於旅邸聞之無  
不心酸淚下者蓋傷張子才而不永又老者孤者孀  
者貧無歸也李於是作哀鳳之操鳳之來今爾胡爲  
今牛有阜兮雞有棲鳳兮鳳兮今何歸傷哉命兮我  
心悲是時李夢陽與曹縣王崇文亦部寮實經紀其  
喪事旣以之歸葬洵陽夢陽復上書 孝宗皇帝言  
鳳翔抱才未允居官清苦困病客死棺斂路費咸資  
友朋幸獲反葬禮遵首丘然老母孤兒幼妻不免凍  
餒溝壑伏異聖慈追繹鳳翔前備庶員六年不無犬  
馬微勞體古之敝帷敝蓋之義查近時李崙孔琦之  
例勅有司月給米一石養贍終其母妻之身奏下吏  
部准行至正德末有人自洵陽來言光世母謝世有  
司月米住支而河南巡撫李公以前奏轉行陝西巡  
撫官言月米必終其妻於例乃合不知今何如行也  
嘉靖五年馬考功輯其遺文七卷屬胡蘇州板之行  
然散佚者不少矣於乎嗚其年復忌其文哉初光世  
歿李掇其手彙十餘帙未幾李罷官而人吏又無能

識其橐中奇古字者會孫平泉過索之去曰吾必卒其事然竟無聞也論曰大化流行誰乎測哉相如病於金馬長吉死於玉樓居實摧於秋風胡昇之良胡奪之永是以豪夫志士惑焉仰天而問履霜而悲凌雲託之大人造化比之小兒蓋憤簸弄之叵測而痛英雄之難遭也夫張子者固僻邑之產而寒素之倫也總角之年非有雞窓之授螢囊之聚者也是一旦起而談玄虛振藻麗漸鴻之遠空驥之群斯直學之至之哉亦天之所以昇之也乃今若斯焉已大化果測乎吁傷哉然張蓋亦嘗夢幢幃冉冉自天下廣樂道之若迎已者病之革也起端坐索紙筆掃詩一十八章言意漫渙弗次漸昏漸竭末詩有一章三句者一章二句一句者投筆而氣絕矣今集中錄其全者一十四首

鮑允亨傳

鮑允亨者歙人商也與其弟乘米舟自湖陰之繁陽有三人者來附舟曰吾尊人也舟人疑之不許允亨曰汝以渠赤身疑邪然渠尊人也許之行至鰲鱗磯舟回旋不得進於是允亨亦疑三人者亟舟舫遣之去而是夜盜果來執允亨兄弟縛之將並殺之曰汝

識我乎允亨側窺之則附舟者也刃及血出矣允亨大呼曰吾母老卽殺我留吾弟其弟亦呼曰我殺無殺我兄賊猶豫不自決會大風起雨雷暴至江洶洶吼山鳴地震草木披亂賊恐散遁去一賊後謂允亨曰汝稻紙灰傅血處可痊也君子曰詩云無日高高在上陟降厥士豈不信哉今觀鮑允亨事則急詐術而後仁義者不可省乎而或者則謂風雷之會爲偶然斯亦甚可嗤也夫天何物也而欲豫謀哉誠謂義不足以入賊則江革趙孝之倫虛邪然予聞鮑氏先有值賊父子爭死賊兩釋之者若允亨者亦其餘烈否耶

六烈女傳

儒生劉德舉來言六烈女事李子聞之泫然而涕出劉生曰夫子奚慟也李子曰予蓋傷爲臣不終云於乎死生亦大矣往逆瑾之亂予實丁焉當是時人士大都以賊行問之曰救死爾又曰死瑾無謂於乎死生亦大矣彼粉黛笄禕之人乃顧若是烈邪自死瑾無謂之說興於是賊者公言於朝群議於巷偶語於途以逮至則問金多少爲罪重輕於是天下吏曰考掠桎梏之咸金逋也下斂而上聚公簿而顯輸曰姑



救死爾夫爲臣宜若是否邪設靡賊瑾能盡死之邪  
於乎死生之際難矣彼粉黛笄禕之人乃顧若是烈  
邪予蓋傷焉於是作六烈女傳陳氏者陳傑女也年  
十八聘楊瑄居無何瑄卒女痛哭將死之父母不許  
欲往哭瑄又不許女則竊翦髮屬媒氏往置其夫懷  
汴俗聘女生年月日朱綺金字與男家號定婚帖於  
是瑄母以定婚帖裹其髮懷瑄葬焉而女乃遂卸容  
飾素笄縞衣居無幾父母謀改聘女縊而死天順五  
年六月十一日也後五十二年爲正德甲戌瑄有姪  
曰永康者改葬瑄而求陳氏骨合焉二骨朽矣髮定

婚帖獨鮮完劉生曰葬之二年而岐穀丫瓜產之墓  
李子曰世人蓋多言青陵臺事予竊疑焉連理之木  
比翼之禽今以岐穀丫瓜觀之不其信邪張氏者李  
傑妻也年十八歸傑踰年而夫病且死握其手訣曰  
我死汝必更然善侍後人矣妻泣矢之曰君死妾死  
不願更也傑死張氏謂棺匠曰棺大之夫性喜寬大  
也其父母曰棺第狹之勿大匠從其父母狹其棺張  
氏哭毀其狹棺曰不大不棺也棺成自經而死高氏  
者夏永昌妻也嫁三月而永昌病死高氏欲從之然  
家人防之嚴則日主前焚香竊祝曰永昌俟我其母

知之泣謂之曰汝今十九年耳奈何輕死高氏曰嗟  
母謂百年永邪然均死耳竟縊死劉氏者魏相妻也  
相之死也祖姑王媿婦有決志乃引婦登樓同寢婦  
哭之達旦不輟聲已給其祖姑曰我飢渴甚祖姑信  
之下樓取水食婦以手巾二幅接縊於梁上年二十  
一矣王氏者孫林妻也林病貧無以療王氏賣衣辦  
湯藥夜籲天祈身代之林死則匍匐哭不絕聲水漿  
不入口者二日乃潛詣後園棗樹自經死張氏者田  
孝子妻也孝子曰田銳嘗割股療母病母死廬墓三  
年於是稱田孝子云孝子有甥宿舅鋪而夜殺其隣

鋪客盜其財於是逮孝子獄無何孝子死出其屍墻  
爲之崩張氏之死也或勸之矣則忿哭曰我與田銳  
夫婦二十年矣彼旣爲孝子我獨不得爲節婦邪竟  
死今按六女者皆祥符郭門西人也六十年間烈者  
六焉足謂之興矣聞風者激邪抑地之靈使然邪李  
子曰予於六女而重傷時俗之偷也孔子曰匹夫不  
可奪志乃人不欲死顧詫人曰我死弗獲死今以六  
女事觀之然邪否邪夫鉅鑊之嚇盈諸耳甘綺之誘  
戰于中人鬼之關須臾是決乃六女者方視死如歸  
求亡如飴遠間伺隙如探金攫玉惟恐後時而靡獲

也斯其志可奪邪不可奪邪夫粉黛笄禕之人至微也窮閭救閻顛顛下賤之女非有閨閣之儲文史之訓父兄之指誨聞見之開卓也而一旦有如此者彼冠裳鳴珮之夫口先王而講詩書者乃徃徃狼貪而狗生患難之至不化衛爲蕭則豕突鼠竄矣於乎極矣予於六女安得不重傷時俗之偷也劉德舉曰斯舉也予倡首義於鄉人復白其事於官司矣業爲六女立廟郭西贊曰貴非必爵輝豈惟華有碎而完有凶而嘉於烈陳女甘心未家槁骸竟雙並蒂則瓜岐穗離離載嘉者禾五女繼與奮義執情隕軀捨生展

哉今名於惟六女生猶鴻毛死而遠巍山岳其高瞻廟者拜過里者式無貴無賤無識不識卽跡揆心持獨驗同古今一感人心至公能掌取譬瓦全是恥爾忠爾孝敢告君子

尚書黃公傳

尚書黃公者封丘人也名綬字用章其先洛人高祖克讓始徙封丘克讓生思豫思豫生秀秀生中中生黃公初

高皇帝兵起思豫掌太常事以罪編氓沅州已又軍平越衛於是平越沅州封丘洛皆有黃氏乃後秀商

金陵死中收其貲商重慶娶于張生公重慶於是重慶亦有黃公生之夜夢老人抱嬰兒曰送蹇尚書爲汝子長依舅氏張宗琦宗琦爲麻城學職從如麻城歸如平越補衛學生正統丁卯以春秋中雲南鄉試第五明年登進士第除行人陞南京刑部員外郎郎中出爲四川叅議叅政進右使轉湖廣左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進南京戶部尚書改左都御史尚書仍舊黃公廉峻直執遇事颯發正色山立即重忤時貴弗恤智巧所避公毅然肩之人率竊笑其呆然亦以是獲名郎中時人業以硬黃目之矣部堂嘗缺

官公署堂印諸寮事之卽猶堂官也亦才識超之之故譚千戶者大猾也蓋懼顯貴人嘗奪民廬場顯貴人無敢爲民直者公直之竟歸之民爲叅議督松茂諸倉兼備其兵釐革宿弊擒豪惡數百人舉劾將官各當邊賴以寧叅政如崇慶旋風擁輿不得行公曰汝冤氣邪姑散予圖之至州齋沐禱夢翌日清其囚無驗乃禱諸城隍夜果夢若有神言州西寺云寺去州四十里邊路而巢山公旦起率州官吏兵往詣寺圍捕之有僧少而惡詰之無牒便醋壘塗其額曬洗之則有巾痕乃鞠訊之遂盡暴其奸慝云寺後有巨

塘凡投宿人則殺之沉塘中衆分其財有妻女則分其妻女又攢典李節陽王親也侵盜官糧巨萬數王爲之窟公按之悉如法公雖錢穀司然善摘發奸伏以是威行境中嘗道川東青神令望風解印綬走爲右使奏閉建昌銀礦許之大盜周主簿者哨衆抄掠檄公平之公謂盜起于煩肅宜少寬養而闔官以方貢橫歛公抗不從闔擠移近省陞左使時兩京工興徵銀二萬例派民公以庫積餘充又勢豪馬快船債萬坐逼索又荆王奏徙墳塚公悉不從省費鉅萬又計圖僧繼曉於是威惠大行繼曉之來也勢焰灼人

公私謂諸公曰曉以妖術媚上遂奸眠食共今避而反鄉名掃墓而實逃生耳乃令武昌府錮之後堂陽尊禮之居無幾曉果敗檻送京斬之西市公在蜀嘗忤閣臣萬安銜之三年六推咸抑公知之乃亦連疏乞罷凡三上已乃有巡撫延綏之命者劾叅將郭鏞都指揮鄭印李鐸王琮葭州史知州等又計捕豪奸張綱乃於是拔才能察幽隱問疾苦飭廢墜於是申號令修器械嚴警邏節候望邊政爲新公見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乃悲以慚曰嗟乎士之貧至此極乃驅之戰守邪於是令豫支米月三會詔毀庵寺

公使汰尼解軍門給配鰥士人大懽悅無不願爲公死者及公去尼有攜子女拜送路傍者云公旣官六曹益無所顧避威稜截然特旨改掌憲院天下方仰望風采公自以歷侍五朝中外凡五十年戇直嗥異忤人獲名伏禍難測又盛滿宜戒乃引年懇乞骸骨居無何疾作竟不起年七十有一所爲奏議及政蹟并所著文詩悉棄不留晚嗜叅同契號精一道人瞻陽子有註本獨存國制文極於六曹尚書官之北斗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悃幅

太宗北征全國是屬三楊公亮寅協熙績臺省坐

太平君佚臣勞所謂代天之相英廟之遇文達略似馬周吁俞一德密畫顯斷萬幾精覈局體一變成化間忠良外植三原河州單縣封丘巍然輩出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畜惟幄佞幸請劍必殛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邪弘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遵矯直亦運數然歟自言路志伸毀譽進黜氣燄滿盛公卿斂遜

正德以來遂靡靡難觀亦諸人甘寵飾譽稍有嘉美  
便立祠樹碑要歌徵頌鏤板鐫石惟恐不流今信後  
也此意既橫機巧既生工言論務彌縫斯又一變然  
黃公爲左都則嚴甄御史量能委之火其差簿於庭  
曰事貴得人耳資勞久近豈立官者意哉當是時言  
官能毀之黜否邪斯爲政在人邪抑時不同邪公焚  
奏草自泯其嘉美視汲汲流今而信後者又何如邪  
江淞食鹽錢鈔民苦包攬掎勒呻吟公爲尚書力條  
其折徵銀狀以聞至今行之便此其事比之汲汲流  
今信後者得與失不較然白哉公年二十六舉進士

如室孫郎中鏞女也生子梅霖彬封宜人贈夫人繼

室魯衛鎮撫宣姊生子杞桓封夫人蓋終甘

婢云彬工部司務桓光祿寺署正公卒之口

皇帝驚悼遣祭 勅有司營葬墓在長葛縣馬陵岡

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行實

正德七年閏五月二十六日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  
攻華林賊戰死之其子幹救之戰小死時予在泰和  
聞之驚而疑已而實然則痛哭曰舅哉周君見危而  
授命已哀其子曰幹死于孝矣言是日君以賊食盡  
會兵三面夾攻君攻自北門三戰射輒中賊少却君

與其子先登逼之會賊滾其墻石下如雨軍潰被執  
君頭中刀血流滿面左髀中鎗不能行猶大罵賊不  
絕口賊怒支解之以狗其子幹前救君中鎗也然猶  
力戰竟墮嗥死敗兵先舁其尸回營翌日諭賊求君  
尸賊裊裹尸還焉先是制兵者以馬腦華林賊劇滑  
諸山賊則日又竊發憂之會君到即檄君勦之君首  
擒廬山左湖盆塘賊百數軍爲之振乃移軍奉新計  
擒飛王胡雪二馬腦寨平華林賊恐分立仙女寨以  
拒我君拔之賊又立寨雞公嶺君又拔之先後斬獲  
以千數於是進壁華林絕其出道塹之而守久之賊

窘遣謀者言賊飢餓匍匐狀君信之遂移檄會兵夾  
攻然它兵實觀望不大進而君獨與其子進逼之坐  
是敗而死於乎哀哉屢勝者驕邪抑命歟君弘治六  
年毛澄榜進士歷刑部員外郎謫兗州府通判正德  
改元復其官歷郎中大理府知府拜今官官一年而  
死夫逆豎之亂炎荒瘴海之濱死者屢矣君不之死  
也乃今死以此君爲主事也檢獄政日蒞視獄中人  
藥其病者員外郎則坐請貸言疑獄者罪貶官兩在  
郡無不得民也所至則又善剖疑獄此皆足不死乃  
竟死也君系出元總管思後貌魁梧性侃侃不阿善



星命之學談星命十中八九然不諳自命初華林之  
役有星命者實賊黨來談君星命已再拜賀曰美哉  
動罔不利君曰我刑殺太重無制其人曰夫刑殺者  
利於兵者也議遂決故曰天有大數世有大運人有  
大命故京房郭璞皆不免殺身由是觀之命可識矣  
君生天順四年閏十一月十一日午時年五十有三  
歲配宋氏封宜人四子金州學生娶黃氏紈娶馬氏  
幹死於孝者也娶劉氏春聘高氏二女長適劉槩舉  
人次適李瞳州學生君父諱正大同府知府正父貴  
封滁州知州貴父復復父添祥添祥始居長沙後徙

安陸州

太倉王衡華亭姜雲龍參訂

空同子集

卷之五十八終

空同子集

卷之五十九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歛潘之恒黃校

文類九之一 雜文一 說論叙跋凡四種

賈隱有序 訓敦有序

原火 原壽

賈論 作志通論

蛤雀論 叙松山小隱

說農贈薇山子 叙九日宴集

贈蔡氏 題史痴江山雪圖後

題三王詞翰後 題明遠樓詩後

題琴竹詩後

毛監察登樓詩跋

題東莊餞詩後

朝正倡和詩跋

右次雜文一十八首

雜文一

賈隱有序

松嵒子遊江湖間老矣一日買舟將大歸人疑之曰渠賈人也松嵒子乎松嵒子聞之曰謂我賈者賈謂我松嵒子者松嵒子或以其言告李子李子曰是隱而賈者也於是作賈隱

天下之隱二上隱隱心次隱隱跡心隱跡彰無損於

真跡隱心彰人斯細矣然君子恥之眾人譽焉茲何也夫石一也玉其表則觀者改目置金瓦礫視之弗諦鮮不棄者大抵顯飾易欺而深情難察也夫策肥乘堅之士難語茹芝飲泉之事紛華聲利之夫豈探幽玄岑寂之娛故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且夫松之為物也盤石則茂飲雪則貞得泉則嗽遇風則吟漱如玉金吟如瑟瑟琴其在嵒也據礪砢跨岑嶮翳縣葛挂驚猿限重壑韜層巔逃羣之所就悅冥心之所扳援乃松嵒子奚取於斯而以自名且以徵也不幾於特異而求同哉夫人者賈也絲竹靡輟於耳綺麗恒接

之目口厭厭腴躬華其服入有彈碁灑翰之侶出有  
飛纓聳蓋之屬胡取之松奚有於嵯而以之名徵諸  
將來郁郢子聞之曰若是是室伯夷之室而後成仲  
子之廉也竊聞之居動而執靜者之謂定履囂而用  
寂者之謂堅涉邇而採遐者之謂明混雜而守一者  
之謂貞在群而立獨者之謂高處污而弗玷者之謂  
潔故上士朝隱大仙市藏要之心獲匪跡是關故金  
馬石渠之貴弗能損歲星竊桃之精紫塵黃埃之穢  
無以戕藥肆縣壺之靈而人者必茹松之毛蔭其芘  
覆殮其膏液又躡其危嶮披荆蒺藜蒙茸然後爲松

子哉

訓敦有序

訓敦者何患時之偷也宗不立則祠不嚴祠不  
嚴則族不合族不合則親離親離則禮亡禮亡  
則義蔑禮義亡蔑則肉骨視爲途人嗚呼時之  
偷極矣不可患哉夫反偷莫大於敦俗敦俗莫  
急於建標標不建則教不著教不著則訓不行  
訓不行則敦不反然高氏其人也遷其鄉則姓  
之廟而宗之無離親焉祭而聚弔而聚慶而聚  
愈繁而愈一愈遠而愈密無散族焉年歷四百

代更數姓猶一日也非敦之至邪以是為訓教  
不著乎即偷何患矣于是作訓敦

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也未有不族始者患其渙也於是類焉易曰類族辯物患其乖也於是睦焉書曰九族既睦患其爭也於是有大小宗之禮患其忘也於是有大宗之廟又患其弗率於是有九兩之法世系之官李子曰予歷周秦燕趙晉衛諸墟詢故采實未嘗不流涕而悲也曰嗟乎教之衰至此哉族之散禍之邪有庶見素冠者矣有范冠而蟬綏者矣父子兄弟亦若是偷邪齊民不足言乃衣冠之胄身之外亦

途人邪問其世則無宗覈其文則無譜究其居則無廟叩其族則忻戚不相聞嗚呼先王之所以教者何乃今若斯邪教之類乃今渙焉教之睦乃今乖焉教之宗乃今不廟斯法與官之者缺邪時與勢殊邪人徃於俗然邪及涉淮漢覽風大江之南東見其故國遺俗有百年著土之也而久聞高奧高氏之宗之族也則又歎曰嗟也尉瓊五傳而高奧與再傳而宗立廟嚴又數傳而聞人生至南屏顯於但庸李子曰得時者亨得勢者長得人者昌則海隅罔兵是謂得時

山水環則風氣結是謂行則乖離弗生是謂得人得時者天得勢者地得人者德高氏具焉三才備矣建標而訓以之教國可以敦國以教天下可敦天下夫合抱之木蔭廣畝者其本深也得其地人以永之天必篤之矣所謂栽者培之也若高氏者雖百千世可也人苟則之同百千世可也斯訓敦之義也

### 原火

江西火省焚或曰火弛歟或曰火僭或曰以侈或曰亢也燥燠之沴會他郡若邑亦火以問李子李子曰火省無省也夫署以官立官以體正體正則德敷德敷則才闡才以令布五者所以植邦而定亂也定則民安民安則兵革不興兵革不興則和氣應而災害弗作是故當今不行是曰慢期用才遲乏是曰涼力執持靡堅屈劬洊至雖德曷行矣德沮者侮至侮則弗威孫敵授柄關鑰外扃豺虎入室體胡有焉體虧則官具官具則署不立數者政之大蠹而天所棄也天之所棄災害必臻然無專沴感斯應矣會亢斯焚故曰火省者無省也亦言天棄之也夫刑賞異行勸戒同情思咎損盈天之道也不棄曷存不無誰有熒

惑退舍厥微著矣是故論情揀偏式法摧姦不貳不  
 撓令之上也剛柔雜措疏通敏果明毅濟之才之良  
 也廉平豈弟罔縱惟允德之程也不疑不懼勢不敢  
 凌邪不可棄體之經也以是而官中外清肅吏役嚴  
 命身之所居鬼神守之所謂天助之釐也卽有災害  
 不害之矣此生於憂患者也若槩謂冥數泄泄以希  
 幸亡且無日矣或曰若是則火郡若邑者亦謂之無  
 郡若邑邪李子曰然矣火弛火僭火侈火亢又何也  
 曰類從也予原火言其類省郡邑者也厥火詳見雜  
 記

原壽

夫壽之品六何也生而壽者則其人筋骨堅磧束肉  
 其氣則蓬如然好動鮮疾疾夫人寡嗜欲能調飲食  
 亦壽亦有服氣導引之法夫無思無營混混冥冥合  
 於無形神聚精凝此壽者則道家者流也道家者流  
 壽則神秀然不閑世務閑世務于理道罔攸悖斯德  
 壽者也故曰仁者壽然予觀蔡澤從唐舉相及許負  
 相周亞夫等則壽又亦天數故曰脩短之紀無弗命  
 矣窮通壽夭鮮弗定矣而世顧以爲孔子稱仁者壽  
 蓋言靜云遂以爲壽不可事事古人有言曰樞動不

莊今信無他嗜溺然日用之履可廢歟夫憂樂喜怒者情也卽信無他嗜溺乃四有之情何殄矣堅制其情以悖道廢履其亦不知定命矣耳故人具者形也生者神也栽者德也戕者嗜也不可易者數也故制刑者堅存神者永知德者昌縱欲者賊順數者安知斯五者斯知壽矣

賈論

語人曰賈之術惡人必以爲謬然不知賈深刻取羸羨深刻則心易殘取羸羨則戕物故非大姦巧不能踰等夷然賈亦不盡爾若爾常十七八亦其術使然也夫心神舍也深刻則耗神耗則昏眊而形不和形不和則不能修于身行此非術之罪哉今天下機利莫大於鹽若貨鹽若貨散而之四方劇故鹽若貨賈尤富實易盡力而其人則率能目語額瞬談智于尺寸之間而窺窬於分毫之際泰者則輒揆妓女彈鳴瑟卽肥甘綺麗車馬珍玩諸屬與諸大貴人等矣夫賈編戶之民也而一旦音樂妓女之奉肥甘綺麗車馬珍玩諸屬與諸大貴人等則淫侈而易爲邪夫入深谷翳林而能得材者澤木者也處奢靡踰躡而能制心者擇行者也是以陶朱公居置千金而顯名天



空同集 卷五十九 七  
下傳于後世故不務仁義之行而徒以機利相高者  
非衛欲喜生之道也

作志通論

夫述者存往者也作者訓來者也存以比事訓以闡  
義事以史著義以經見二者殊塗歸則一焉然自皇  
帝王伯之世更丘墳謨誥不陳雅頌之音弗聞於世  
於是聖賢君子託述作以寓志故曰周東遷而春秋  
作宋南渡而綱目修所謂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  
之者嗚呼微哉然要有傷之焉夫志者史之流也分  
例祖諸禹貢屬事本之周禮褒貶竊春秋之筆風俗  
寓同一之制宮室取大壯之義詩繫觀風之意夫  
史者備辭蹟昭鑒戒存往詔來者也是以分例屬事  
善惡備列褒貶見之矣五方異性則風俗雜核宮室  
不自立例藝文但標其目彰善諱惡忠厚之道也故  
稱志焉夫志者一郡一邑之書也史者天下者也小  
故詳大則槩然其義悉於經祖焉所謂殊塗同歸者  
也

蛤雀論

舟見舉蛤者形猶雀也茸茸餘毛焉李子曰蛤知其  
雀乎雀知其為蛤乎蛤奚弗雀也且雀入水也雀知

之乎水入雀水知雀平。未入水知非水乎入水知水乎易翔爲潛倏沕冥焉絕林遊淵剛柔異質性情遷焉靈同形殊穀食波食有喧無喧載喙殼涎寸肉內含臻臻延延飛沉漠焉烏鵲其友今魚鼈隣雀不知其蛤蛤不知其雀孰究厥端陰陽變化玄之又玄陰陽不自知知之誰乎闔闢修短委厥時爾故求固者雀乎雀者也

敘松山小隱

銅陵徐君墅松山之旁自稱曰松山小隱五山汪子者徐之姪也言于李子李子曰嗟徐君隱乎小乎然予聞之矣人也固斯人之徒也立弗遺世行罔離群居匪殊域乃稱曰隱又自小之斯殆寂乎囂者也夫囂者焚綸塵溷之名而隱之反也是故高人之于天下也惡囂之賊已也于是思超然以自脫恬而不禁靜而不綸潔而不溷清而不塵凡以保寂破囂焉爾而乃舉眼無可意之事開口鮮契心之友和通有轆轉之擾孤亢多危疑之憂于是乎卽山居焉以泉石猿鳥足以寂吾而絕囂也又撫松盤桓焉以厥毛可衣實可茹厥風瑟瑟琴可聽厥色冬青厥根苓食之壽是之謂隱然君子弗之取何也以行之非中也夫人

有仁義中正之彝以成身也有耳目口鼻四肢之嗜以全生也有父母妻子君臣朋友之倫以振經也若一切山居而松游惟隱乎孰是絕物之行也夫寂囂不于其迹于其心者也故處焚而恬者真恬者也在綸而靜者實靜者也於溷而潔者能潔者也居塵而清者大清者也夫徐君者固有人道之倫仁義中正之彝者也耳目口鼻四肢之嗜度而不逾孤而無危亢而無疑和而無擾通而靡隨是迹囂而心寂者稱之曰隱又自小之殆是之謂矣汪子曰嗟達人知言上士明心李之謂哉吾徐之爲人也處輟轡塵焚之區而有泉石猿鳥松風殮苓之高烟朋霞侶登吟坐嘯雖日有餘情而仁施義懷厚化敦俗見斯爲之矣故不山而山不松而松不隱而隱是曰小隱李子曰嗟予讀殖貨志矣以今徐君觀之而知遷之言過也其言曰巖穴隱處之士設爲名高者亦以利耳信斯言也則伯夷爲矯巢由爲僞開倉賑飢者爲沽名解衣救寒者爲飾譽以今徐君觀之然歟否歟予故曰讀貨殖志而知遷之言過也汪子曰惟誠動天徐君五十無子後閣十年不字今乃字足以占其非利而爲之矣

說農贈薇山子

子明農於大梁之墟有洞微先生者過觀焉李子  
無患而修具先期而戒種相壤以遵播驗粒以斥惡  
竭力以勤本警惰以集事守一以俟時節財以浚源  
蓄衍以防歉洞微子曰善哉子之農可以喻政今杞  
之政其人乎李子曰予鄙人也癡癡混混馬牛耒耜  
間耳挹雲氛臥桑陰聆禽音焉耳奚政之諳也子證  
之杞洞微子曰杞之尹薇山子者少而飭躬長而勵  
行敦禮嗜文保貞馳問藉之白茅射隼高墉非農之  
脩具者乎其臨政也滌穢剔垢範才效良操綱展目

程猷經謨非先期戒者乎大結則所小結則斯尅之  
用剛懷之用柔蒲鞭示辱桁楊威暴非相壤播者乎  
敗群之羊必除梗類之草必鋤非驗粒以斥惡乎夙  
興夜寐無小弗親無隱弗究無瘼弗詢非竭力以勤  
本乎錄善獎能恕難矜愚日計歲期亡業者復游食  
者務非警惰以集事乎不違道而干譽不矯情以釣  
名不飾言以要進不捷徑以求速非守一以俟時乎  
政之行也則均衆寡定伸縮息喘止呻抑過埤損儲  
羨慎餘救帷罔棄木屑是收非節財以浚源蓄衍以  
防歉乎李子曰予之農于墟也第知癡癡混混焉耳

不知杞之政似也洞微子曰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夫  
事萬而理一者也梓材曰若稽田旣勤敷蓄惟其陳  
脩爲厥疆畝李子遇杞士于郊東傾蓋班荆而坐以  
洞微子之言質焉士曰予挾簡策誦先王人也杞尹  
則知之矣不知其政也李子曰請言其尹士曰劉之  
尹杞也吾見其官理民治教行政清焉耳而不知其  
具何也見其豫而立備而無慮焉耳而不知其種戒  
也見其淑慝區彰輝明焉耳而不知其相而播之也  
見其善人多而猾賊匿焉耳而不知其驗而斥之也  
見其繁剽而錯剖壅決而焚解焉耳而不知其竭力

勤之也見其荒蕪闢疆場飭焉耳而不知其警惰集  
之也見其不矜已不凌物焉耳而不知其守一俟之  
也見其乏不懼匱不憂焉耳而不知浚源防歉之有  
道也李子曰甚哉杞之政似農也洞微子得其內士  
得其外外者其巨也內者其細也細功也巨效也甚  
哉杞之政似農也薇山子之所行也例邑有異政三  
年則旌拔焉薇山子未三年獨旌拔焉他邑尹聞之  
賢也面以之赤下也吐舌警惕洞微子曰居家理故  
治可移之官子不求之身而欲達之官而欲異等拔  
乎李子曰粗者精之寓小者大之始近者遠之自以

空同集 卷五十九 十一  
杞之政政于國國不治乎以杞之政政天下天下不  
平乎薇山子行矣予癡癡混混農間日望子矣

敘九日宴集

嘉靖四年九月九日趙帥觴客于青蓮之宮懽焉于  
是空同子立韻賦詩焉衆和之哀然而珠聚爛然而  
錦彰主人賡焉鏗然而卒章賓主既洽氛翳載廓霜  
清日晶臺殿下陰鈴塔警風林影飈瑟落葉乘之既  
昏復白皎皎布地蓋不知月之在天也空同子覽于  
衆詩乃喟然而歎曰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夫天下  
百慮而一致故人不必要同同于心言不必同同于情

心者所爲懽者也情者所爲言者也是故科有文  
武位有崇卑時有鈍利運有通塞後先長少人之序  
也行藏顯晦天之畀也是故其爲言也直宛區憂樂  
殊同境而異途均感而各應之矣至其情則無不同  
也何也出諸心者一也故曰詩可以觀是集也趙帥  
張尹則彙征有期藍帥白帥王帥則剝牀未釋王尹  
則不遠復者也黃子和子咸丘園之賁左生和生則  
利賓于王者也故曰人不必要同同于心斯之謂也

贈蔡氏

蔡子輟河闡之寄而守備乎江介其行也其友祖焉

北海王子爲之賦江漢曰江漢湯湯武夫泱泱封丘  
黃子爲之賦北山曰膂力方剛經營四方歛鄭生爲  
之賦無衣曰王于興師修我戈矛李子曰竊聞之守  
者對攻之名備者先事而立之義也故兵非不攻也  
不上攻也非不貴機也備者無患也書有之矣孔子  
亦曰凡事豫則立豫者固備之義而事之先者也蔡  
子者武蔭而文登者也度機審勢銷患於未形不在  
茲行乎天塹不江蔡子者塹乎於是爲之賦六月曰  
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題史癡江山雪圖後

雪之天黯灑凡雲已異獨雪同詩曰上天同雲是已  
雪之山巔不骨谿壑淺蹊徑迷雪甚則樵不入雪之  
水雲同天一有舟篷白而人簑笠之則水見矣雪屋  
簷直或明其凶柱然不見茅與瓦雪之驢下視凌競  
若臨窟蹈穴雪之人目曠而神斂眩眩然光奪之也  
雪之木枯則白其上皮花葉雪則皜其心雪無風則  
勻勻斯畫矣卽妙筆弗畫弗勻之雪何也勢使然也  
畫之勢貴粗盪近詳遠畧情貴雅而包意貴減而宛  
氣貴豪而洵色貴凜而潤五者雪之良者也李子嘗  
論及畫事田生曰其惟史癡乎江山一圖近之矣是

圖今落于吾家李子取而觀之曰微痴吾誰與言靈

題三王詞翰後

夫禱而永之存乎愛闡而德之由乎敬傳而遠之繫乎言亡而生之本乎思永莫如仙瑤池者媛之仙者也禱人之王母而王母之者愛其愛也然必德焉稱是謂祖孫之懿闡懿彰德敬以之矣孔子曰言之不文傳而不遠故愛非言曷昭敬非言曷顯嗟玉溪子頌而宛歎端溪子音而展歎龍湫子暢而簡歎夫三子者言足以闡矣然義主乎永情觸於思故蒼谷子誦其言而淚詠其音而悲蓋傷其王母之長歸故曰

亡而生之本乎思

題明遠樓詩後

夫握樞居要則意飄江湖處幽履閒則心懸魏闕所謂情以地殊音由感發者也矧登高能賦古稱大夫之才而采詩觀風今有監國之任者乎紀元之歲時菊載華茲筵是開四子邂逅于一樓俯喬嶽覽長河眷焉有感于斯游爰各賦詩一首嘉靖元年秋九月也

題琴竹詩後

不音而音者用之心者也不物而物者資之深者也



不聲而聲者託諸吟者也心之用莫如琴深于資莫如竹吟而託之則詩生焉生則鳥可已也鳥可已則資愈深資愈深則心之用廣矣是故君子貴琴焉非專于音也貴竹焉非物之也又必詩焉雖聲而非聲也嗟陳子胡爲琴嗟鄒子胡爲竹胡爲吟知斯義者遐哉負乎

毛監察登樓詩跋

夫陽春雄于寡和白紵侈于衆歌均之爲調何難易頓殊也元首之歌倡已賡繼然孔子與人歌也則又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何也豈非同情者感同聲者應歟今觀毛君登樓之什而詩之道見矣詩云伯氏吹塤仲氏吹箎感應之謂也

題東莊餞詩後

夫天下有必分之勢而無能倚之情蓬飛梗流忽聚倏散斯其勢能必其不分哉孔子所謂東西南北之人也夫既東西南北人也于其分不有悵離思合者乎於是筵於庭祖於道觴于郊嬉于園不有繾綣踟躕者乎斯之謂情也情動則言形比之音而詩生矣夏公之撫治鄖陽也諸公筵之祖之觴之者故無不用其情矣乃今又嬉于吾園奉初英拔柔條驪駒旣

駕旌旗向東不有悵而思者乎然莫之能留也故必  
分者勢也不已者情也發之者言成言者詩也言靡  
忘規者義也反之後和者禮也故禮義者以制情  
而全交合分而一勢者也

朝正倡和詩跋

詩倡和莫盛於弘治蓋其時古學漸興士彬彬乎盛  
矣此一運會也余時承乏郎署所與倡和則揚州儲  
靜六趙叔鳴無錫錢世恩陳嘉言秦國聲太原喬希  
大宜興杭氏兄弟彬李貽教何子元慈谿楊名父餘  
姚王伯安濟南邊庭實其後又有丹陽殷文濟蘇州  
都玄敬徐昌穀信陽何仲默其在南都則顧華玉朱  
升之其尤也諸在翰林者以人衆不敘自正德丁卯  
之變縉紳罹慘毒之禍於是士始皆以言爲諱重足  
繫息而前諸倡和者亦各飄然萍梗散矣賴 皇帝  
明聖斷極元惡伸拔英類於是海內之士復矯矯吐  
氣此又一運會也而顧君適以開封知府歲覲都下  
乃有朝正倡和之詩蓋余不聆此音者數年矣今一  
且見之誰謂異於空谷楚然者哉然倡和者五人而  
已而其詩顧猶多憂讒念歸之辭則余不知所謂矣

日而其精賄於多憂難念融之謂明余不賦祖國矣  
且良之精賄異於空谷發然昔姑然韻味香正入而  
不肖時五韻味之精蓋余不似此音音樓乎矣今一  
原此又一觀會也而賄昔戲以開桂咲氣遠曠猶不  
聞望瀾極元惡申對英騰於吳武內之士樹齋齋也  
繁息而前韻韻味香亦各顯然策對精矣賦後皇帝  
之樂醫縣對熱毒之斷於吳士故習以言為難重  
氏之其大也韻林林香以人眾不始自五韻下也  
潘之者為昌遠計題何外想其亦南嶽限蘭華王米

空同子集

卷之六十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歛潘之恒蒐校

文類九之二 雜文

文銘贊凡三種

哭白溝文 有序

咎旱魃文 有序

禱旱文二首

謝雨文

白室銘二首

獨對亭銘 有序

井銘 有序

六合亭銘

端硯銘二首

石几銘

孔子贊

大舜贊

齊太史贊 有序

三仁贊三首

宋龍圖閣學士范公畫像贊

有序

鍾馗贊

張將軍畫像贊

劉文華畫像贊

有序

右次雜文二十三首

雜文二

哭白溝文

正德二年閏月初吉予與職方王子俱蒙放歸  
南道白溝之野往白溝之戰王子伯大父予曾  
大父死焉百載憤痛爰託於斯文

嗚呼嗟哉此何流兮皓沙千里霜霧四興荒濱斷岍  
陵沉谷崩積骨成丘衝波沃雲月星夜昏殺氣晝屯  
粵春事之既載迺邁于茲野覽殘墟以掩涕塞故  
柵而維馬暄冰泮而復峙辰物鬱而未申日蒼莽兮  
將墜天慘惻而愴神前儔佇以驚顧追侶悵而增惑  
趾欲進而躑躅哽歔歔乎內惻爾其龍蛇鬪爭雌雄  
未決戰形闢兵營列乃有秦楚善戰之士齊晉詭謀  
之生接軌方轂扶地維而劃天門甲光鏡四野戟枝  
亘長雲鉦鼓鳴兮河海竭軍聲振兮山岳裂嗟時弗  
利甬道絕弱之肉強之食飲人尿咀馬革遂爾橫屍  
殺畛崇嵒截流哭聲振天漂血成溝賤至臺隸貴或

君侯刃剗其骼戈穿于喉踐爲土沙壘若陵丘魂營  
營以無歸骨交加而臥霜鬼啾唧以宵嘯人慄慄而  
斷行風陰陰以四起折鏃朽骨雜瓦礫兮飛揚嗚呼  
此爲何流而有斯戰場邪竊嘗究性命之原推興替  
之端民死等于鴻毛亦有重於泰山彼短兵兮旣接  
晴天傾兮地搖乃有睛被刺而不轉膚受剗而弗逃  
此結纓抗論之夫甘心烏鳶之口膏野草而罔顧者  
也倚嗟我祖生爲士雄死爲國殤岱華摧而敦支玉  
石灼而並戕委英肝于塵沙滅聲景而永藏雷霆結  
而迅音烟颺烈而怒揚神怳怳以縹緲馮悲氛而望  
故疆猥小子今何知纘箕裘之末躅愾時命之難忱  
懼還耀之埋辱憤原隰之哀棄束無棺而葬無塋匪  
墟壙以冥索林莽杳兮縱橫腸紆迴以崩裂涕闌于  
而染纓物何微而不昌德何遠而不存軫將發而復  
結托哀響于茲文

答旱飈文

二年丁卯自一月至於三月不雨恒風窈冥晝  
晦李子於時寓大梁之墟作文傳曰僭恒暘若  
霧恒風若咎在言與思京房曰欲德不用厥災  
荒又曰顯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大風天黃

雲乎將興颺為厲兮陰陽將交歛使離兮聲威鼓烈  
緊誰怒兮屯膏弗降孰之咎兮吁嗟汝胡不仁兮直  
不畏民不畏天兮揚沙晝晦拔林木兮既顛我禾又  
發我屋兮貫英蔽天雨霾颺颺兮瀕瀕洶洶若摩軋  
兮樹無留柯彼羽族安託兮殪鷄破卵賊物和兮虫  
獸惶擾塌翼血趾負嶠喙兮吁嗟汝寧茲遂兮日月  
喪魄天地易位兮五星錯而背行寒與暑其倒置兮  
三川皆震龍失勢兮巖谷崩衝轟碎礧礧騰潮沃日  
灌太空兮莽千里乎無人塵冥冥征兮城廓書閉膠  
光精兮嗚呼天監臨四方明明厥維亦孔章兮聿茲

若同知哀我民罹今諄曰已矣哉天既不弔而予何  
為獨憂苟使豐隆秉競而不同今豈屏翳之足仇彼  
雨師又容與兮曰匪予之承電熒熒以歛耀兮畢翁  
翁而將興畢為車主風嗟爾今之人胡惜莫懲

禱旱文

伏念日者春膏未濡夏暘轉亢虐炎毒蒸焦我嘉穀  
瘠我六畜百姓惶遽四境告災某等閔焉抱憂中心  
如焚食弗甘味臥靡寧席蓋數月于茲矣雲神無應  
籲天則高踈踏內咎咨歎無聊竊念祥異之來乖和  
是基是以婦寃致旱獄決獲霖揆昔論今卓有顯徵

意者某等鎮之寡道憲而未貞漏奸什良政乖法頗  
田畝困而無伸閭閻怨而罔聞不然何雲興遽散垂  
雨而風塵霾晝暘星河夜明官之不職神官是殛元  
元何辜羅斯慘極某等伏又念大嶽巨靈生命攸司  
豈宜舍其有罪殍我群黎民無子遺犧牲疇供黍稷  
弗繼神祀或窮秉誠洗心齋沐告神造雖靡躬情則  
篤至惟神鑒之惟神之賜

其二

某等伏念百穀布地二麥幸秋雨澤鮮少恒暘轉亢  
實青而乾苗芄而稿風霾熱濁蒸為癘疫飢病枕藉  
負載途哀哀我民罹茲慘毒日者抒悃告神責躬  
祈福而咸悔未通屯膏罔濟是以雲垂垂而颺興雨  
微微而日出土夜濕而晝焦禾晨霑而夕涸某等伏  
又思休咎徵事箕範有文祥異從人京傳著訓顧斯  
亢陽之虐必由乖政之致某等疆土是職救災寡術  
觸目抱懼捫心慚慙每欲以功而補愆神其鑒來而  
宥徃夫好生者天地之德矜迷者神明之惠尚昭昭  
而溥賜庶恟恟而釋懷潔牲用陳芬醑是薦我心或  
欺神則殛之無殃我民惟神鑒之享之聽之

謝雨文

伏以日者陽亢旱虐饑歉疫癘民弗堪災某等憂懼  
靡寧布誠禱神荷蒙昭昭聽察赦愆矜愚憫窮悔禍  
三日之內驟颶暴霖霑灑遽至雖土膏未接禾根未  
濡然神之格我佑我亦云驗矣某等伏念天地之於  
物猶父母之於子父母不棄改過之子天地宜鑒洗  
心之物尚冀自今震雷時奮甘澍普零俾公私各足  
黍稷有馨庶報神無匱竭之虞元元有夏生之望我  
牲鮮潔我酒清冽敢以謝神敢以再祈于我神惟神  
鑒焉

白室銘二首

李子葺室貴州署堂南掃地而鏝壁上兩旁聖  
窅然而矐銘曰

雖有至潔弗慎則汚雖有上智罔念則愚至人皓皓  
游心厥初太虛爲輿恬御靜驅細人絢志斯追斯琢  
役采捐質離奇紛錯維室生闇維虛生明維厥至人  
光凝素行介圭之璞玄酒之馨匪伊勿則含淵乃貞

其二

夫白生虛虛生明固矣然心與室異乎能新其汚而  
不能必其不汚非室乎非需人以立者乎由中而出  
發于言而作於行汝尚安所需乎是故後汝繪事涅



而不緇觀于爾室果異邪否邪

獨對亭銘

獨對亭者白鹿洞書院亭也亭在書院東枕流橋北岬上朱子舊遊處也其下則峻溪湍灘衝撻乃其岬下广而上砥陟亭西向適與五老峰對又岬間劉風泉雲壑字大如斗亦西向故曰獨對云獨對者前副使提學無錫邵公所名也詳見其所自記後十年而予來陟其亭夫獨之言孤也對者主賓也方吾之未來則所謂五老者固謂吾賓也及既來也陟亭而對之則吾非

若主邪何也亭吾亭也夫亭不吾常一往而一來曰獨對何也大化流行而不停往者去之來者主之我既主之則雖謂爲獨對不過矣自有茲峰也周匡氏漢巖下老人唐李白氏李渤氏率皆來率對宜皆曰獨然而邵公不與也其言曰仁者壽五老峰壽朱子仁是宜獨對方我爲之主對固我也其往也不謂我獨也此其人高下之倫造詣淺深次第學術端邪之等不於斯而合哉且匡氏巖下老人吾不知其何人矣然而白也予知其文也渤也予知其節也夫二者

猶不得獨與峰對然則來主是亭者盍亦思所以獨對者已矣予無似追昔從邵公講道許下今廿餘年矣不謂繼官而何地均業共職有茲來也自顧品下詣淺志難端而履弗力於亭今卽主也然逆知來者不與也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願及茲勉焉以副許下之盟乃爲亭銘

銘曰

巖巖五峯若翔若垂當其東南我亭對之惟混沌初磅礴賦形彼得其峙我得其靈其靈其峙一元所爲曰靜曰壽仁者如斯於穆巖洞嶺迴溪環桂松盤盤

井銘

故井崩塞汲溪焉飲春夏交溪毛茂芋蛇虫毒可虞也正德八年冬至予至南康府使學生劉峻往書院視地掘井得諸亥方厥日甲申是日也南風至穿土數尺石阻集力除焉始艱而終

利有泉上涌甘冽然慮溪侵也布聖其底覆石  
泉旁出焉甃輒而上石牀約口五日而井成余  
究惟易義繹孟氏譬旨乃爲井銘銘曰

厥道流形水行地中導之斯湧無卑無崇維愚靡爲  
于潦于澮爲不及泉是曰中廢於井斯肇亥位廬麓  
源源澄冽匪溢匪竭艱始終利孰曰匪力靜止用發  
惟義之則含陽潤陰炎寒冬熱勿鮒勿幕九五終食  
出時溥施視受爲容吸華茹甘挹之必克濯煩滌污  
費而弗勞爰薦神明以亨以芼彌遠彌馨聖澤攸陶

六合亭銘

仰觀俯察八荒在茲處高見大登之自卑來者敬聽  
勿遽勿疑

端硯銘二首

世以眼貴而汝無此人其瓦礫汝

其二

台端若方女式虛內女式越若鈍靜亦乃式乃磨不  
磷涅不緇允茲在茲相台

石几銘

李子獲石焉平而方爲几焉而銘之銘曰  
色乾之清質坤之剛扣之鏗然平直靜方我有嘉林

空同集 卷六 九  
皮汝其旁汝憑汝依可詠可觴我有兄弟友朋親戚  
燕無豐約來惟汝覲朝之夕之汝懽汝暱人情靡同  
汝應則一浴露吞烟瑩月烜日孤貞介確光澤纈粟  
雖有霜霰毒蒸厲飈侵之不入而撼之汝搖哉

孔子贊

鳳鳥不至人莫我知行廢嗟命獲麟竟悲已誦道信  
萬世攸師願學謂何小子敬思

大舜贊

聖狂天淵一念則分孟欽大孝孔贊克君袞衣鼓琴  
今如見之我猶鄉人雞鳴孳孳

齊太史贊

崔杼弑其君莊公齊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  
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  
乃舍之贊曰

皇天厭德逆徒干經國既無人亂是用丁桓桓太史  
抗言討兵舍命不渝蹈仁秉程一門三烈巖巖茂名  
三仁贊三首

殷喪厥馭姦宄師師天平下菑神罔攸依國既顛越  
我寧獨支何其發慨決于二師三諫遂行允哉睿思  
右微子

於維哲人知微知彰譬如滔天涓涓是防象箸道奢  
瓊宮兆亡鼓琴自悲過衢佯狂洪疇翊聖朝鮮錫昌

右箕子

箕故存祀干以殺身殷稱七竅孔贊三仁烈烈太師  
實惟國楨人之云亡邦是用傾鹿臺玉焚麥秀吞聲

右比干

宋龍圖閣學士范公畫像贊

予觀范龍圖則慕其人嘉其志觀龍圖出處則  
哀其時予過無錫秦氏獲觀其畫像我冠法服  
莊嚴弘毅蓋得其彷彿焉則又識人心不泯不

然卽顧吳更生安所置毫哉予生長環慶聞與  
故老談龍圖扼元昊事雖古名將何加矣於是

薰沐再拜贊曰

有偉一人清明令儀三代遺才百世之師

鍾道贊

唐有進士鬼之司直夢中誅邪帝寤驚惑雖寤匪寤  
內艷外佞曾無如道是匡是正祿食者誰我言敬聽

張將軍畫像贊

我崇我官有徒嘽嘽我服我丹有鱗盤盤盤盤者鱗  
天子之賜嘽嘽者徒天子之畀何以畀之以伐以征

何以賜之汝陟汝明北徼是清南蠻是平將軍者誰  
姓張桓名於赫將軍魁軀長髯戰陣能勇處已卑謙  
禮士若訥臨下威嚴動若虎彪靜若女潛將軍之馳  
如鳥之過之矢之發當之者破此衛開設將官實罕  
將官豈罕損於自滿於美將軍年始向強髮黥顏渥  
膂力載剛萬兵罔雄百戰匪奇慎終如初文王我師

劉文華畫像贊

劉文華者大梁之逸民也修而弗耀老而靡怠  
潛於塾顯於醫訥焉如愚有而罔居君子哉君  
子哉贊曰

嗟乎文華人貴之欽君也衣布人富之歆君也寒素  
利人之趨君篤者義勢人之附君遇則避嗟乎文華  
金不出鑛玉隱於璞一壺懸市百錢停卜榮期帶索  
韓康賣藥彼曉彼叟我守之訥彼侈彼矜我守之約  
嗟乎文華褰衣內文宮鍾外聲閭黨敬禮月旦優評  
鄉飲是賓古貌古服膺社叢休而安而穀昔稱長者  
今覲有恒厥像儼如今儀可徵

空同子集

卷之六十 終

空同子集

卷之六十一

北郡李夢陽撰 東莞鄧雲霄歛潘之恒蒐校

文類九之三

雜文三

箴戒頌辭誄對  
解字義凡八鍾

六箴六首

六戒

榮養堂頌

三仲頌

邃庵辭

有序

挽歌辭

許子誄

有序

月塢痴人對

虛里子對

馬對

郁郅子解

直臣字義

維極字義

董生兄弟字義

弟汝含字義

右次雜文二十五首

雜文三

六箴

太僕儲先生曰人有六事心事身事家事官事  
人事文事空同子聞之曰嗟乎有非在我者焉  
如彼何著六箴

心一

不可對人言曰隱言之而不行曰惑行之而不至曰  
畫非所存而言曰賊亾是而靡獲自盡則天也

身二

烈女能必其已之不污不能必其天之不愚時之弗  
踰夫是則烈女也已

家三

有負鄆田百畝蒔桑數十株可以聚廬矣進竭其躬  
退為耒夫不亦勞乎

官四

君子徇道志士徇名嗇夫徇利是究是圖毋覩厥位  
人五

信道莫如守已省事莫如寡交君子曰中古貴施報



空同集  
荷以禮至斯應之矣

文六

古之文以行今之文以葩葩爲詞腹行爲道華嗟彼  
千鈞一髮奈何

六戒

匡衡曰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  
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  
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  
於遺忘李子讀而題之著六戒

太察一

容以畜衆察則無徒先民有言毋及淵魚厥管聖王  
瑱耳續目聰罔弗悉明庶不爛

壅蔽二

聖明四目復達四聰縣鼓置鐸維恐弗通顓任生姦  
偏聽生讒芻蕘因遺大道之咸

太暴三

勇以揚奮強以義發用之弗端鮮不殄伐受絕於武  
桀隕於湯秦政弗戒二世而亾

無斷四

匪陽曷舒匪陰曷藏弗濟以義仁曷由臧孝元優游

漢業用墮衡丁其時空言式悲

後時五

有虞鼓琴穆穆其和及聞善言沛若江河王者之德  
應時若響居則山靜動則厥往

遺志六

衽席萌變蕭牆伏憂遵藪射鹿歸而忘牛武事四夷  
海內虛耗垂暮攸省輪臺有詔

榮養堂頌

彼美者堂有南其戶前臨伊闕緱氏嵩阜文杏爲梁  
蘭橈桂柱誰其居之樂彼壽母桓桓大夫建旄茲土  
夕之晨之登降堂只豐膳孔時遵豆纒纒剝有肥腍  
膾有文鯉維是大夫崇志遠辱人以體養我養者色  
夙夜寅畏內訓攸服洛水泱泱貫於斯城母氏壽康  
子也令名

三仲頌

湯湯涪水流清源巨誰其濟之爰美爰聚珠必駢輝  
鷺豈孤翥瑤海旣光赤霄攸煦伯氏明經郎曹發礪  
賈帷載舉召棠繼青大國用監汝相汝卿仲游蘭臺  
季也黃扉豸冠鷺紳分直彤闈爲草指佞爲羊觸邪  
如桂之馨如玉之華是曰三仲一門萃之萃之伊何

三仲連芳歷祀三十乃驗乃彰事有豫定神有前識  
易垂餘慶書圖陰隲匪善匪積厥夢詎獲

邃菴辭

石淙夫子舊居京國有室一區突靜幽紆左圖  
右史前授生徒是之謂菴而稱邃焉愚也竊嘗  
慕之而未獲遊也後夫子提學關輔愚始得隨  
鄉邦士樞衣講坐下然自恨限於勢分未幾竊  
科第輒復違去不得從容左右如菴中諸子卒  
業以立於世而有私幸究緒論遵顯則若有自  
得焉者雖不敢自謂得其門而入亦不敢苟焉

以自棄乃作邃菴辭以志愚衷辭曰

蓀壁兮桂宇葯棟兮在下水滴滴兮溜渠蘭蕙蕤兮  
當戶菴之構兮何所接紫闥兮崇期菴何爲兮閉寂  
窈芬楹兮參差蔽脩櫳兮連延錯旣斃兮委蛇穆空  
洞兮內啟豁廉隅兮外直回巷前通兮嘉樹後植邇  
莫可探兮遐乎可卽匪邃曷名兮厥惟菴德菴中兮  
何有玉佩兮青衿惠我人兮不貌以心適我人兮可  
采可桶可棟可楹兮維菴是學赤帷兮翠幃菴中人  
兮西游斗暉暉兮晝揭歡巖巖兮夕秋予邊鄙兮賤  
夫悵瞻菴兮弗早幸門牆兮未麾矢貞心兮恒保

挽歌辭

中庭閨兮今日何日總帷揚兮昔生於室悵游子兮  
西歸木飈飈兮風振悲邈山川兮愁歎與望城闕兮  
冤若崩歷故堦兮弔叢護白露隕兮霜霰繁椒酒兮  
桂漿羞余珍兮杜蘅神懣恍兮若來奄踰佚兮逝不  
回柏輻兮杉櫛文幢兮素旌送完璧兮山阿從君子  
兮允寧

許子誄

有序

正德三年歲在戊辰六月己巳工科都給事中  
許天錫卒李夢陽曰嗚呼哀哉許子乃作誄曰

閩產其傑受命端固孤行介直踐道靡豫爰放厥辭  
靡屆靡究執言不回貞厲獲咎懷誠匪察瀆經自効  
踰中奮志白刃是蹈義同尸諫信勇可悼伯奇申生  
厥履是紹

月塢癡人對

張生含者金齒人也含侍其父南園大夫於京師嘗  
從北郡李子游李子居梁也有稱月塢癡人者見焉  
見之則含也李子曰子奚斯稱也張生曰含蓋塢於  
郡之大保山業焉月東出則對塢而升光觸形應劃  
焉顏破遮映曾入虧蔽流徙放也檻輝堂白枕簟波

溢含也於是出塢而立仰而視俯而覘恍乎若失已  
充乎若有獲也久之塌焉而忘李子曰嗟冥哉且子  
忘者月乎塢乎張生曰含始見其巖研焉木爛焉暝  
析實浮虛繫谷冷風浙已而耳更目易迷不知所精  
發靈飛飄若鴻翥矯若霞舉不知孰月安知孰塢山  
中人有呼含者含兀兀無以應也於是山中人走告  
南園大夫曰而郎癡於是大夫乃亟召含問故含兀  
兀無以應也大夫乃大驚撫含背曰兒真癡邪於是  
遣含復北游於京師夫安一枝者難語天池之運據  
腐之鳶仰而嚇鵠者非其智不如也處小則大者昧  
恬於幽則熠乎眩故觀廊廟鐘鼎之盛則事功之心  
興覽聲文冠冕之會則進爲之志增與四方豪賢友  
則識廣學登於是冥寂可移而癡可遺也李子曰大  
哉大夫之教子也含歸何也張生曰方枘圓鑿雖公  
輸不能強之使入故材有異宜性有難移彼巧我拙  
彼佞我訥彼通我塞是以諸弗入也京師識含者不  
謂含弗入也顧咎含曰子奚不仕含兀兀無以應也  
乃又咸大驚曰南園大夫兒癡含自笑曰後癡人癡  
前癡我癡吾人癡乎寧我癡乎於是月塢癡人稱焉  
李子曰異哉若是則子之癡瘳且有時矣吾不子病

而子之幸

虛里子對

虛里子問於龍溪公曰敢問處世有道乎龍溪公曰有渾渾默默惟道之極窅窅莫莫惟神之窟虛里子曰異乎吾所聞君子磔人之爽告人之穀於是龍溪公勃然變色曰迂哉遐乎子之言也且子以若爲爽非欲其靡爽邪若不以子爲欲其靡爽必將曰是誠詬我必孽子之短還而詬之曰亦猶吾子之磔我也語若以穀若不以子爲欲其穀必將曰是誠棄我襄陵之必思以加于子者復之曰亦猶吾子之告我也二

端交戰於中故面然而背詆公與而私忌羣謀而單詛如是有不危邪夫耽譽者世之恒情希勝者士之通患今徒示直以賈禍吾竊於子弗取矣虛里子曰予成若德焉爾知不知奚恤焉苟有以復我適我乎益苟孽我奚辱焉龍溪公曰惡是何言歟愚龍溪鄙人也往有翁出龍溪之野見巨卵五色携以歸伏以舒雁居頃之剖子鬼顙尾殺蛇身四足青黑斑若鱗是日瑞氛鬱盤紫氣亘下上翁大喜祝曰茲殆龍子天錫我祉龍子性劣惡好緣樹騎屋翻盆倒罌生之日雞犬咸鳴走龍子又嗜血食翁顧無所得血食

若且怖於是齋沐諏日請龍子詣溪焉適有婦浣於溪龍子擊殺食之其家因卽擊翁曰是翁家物後數年夜雷電有龍降翁室繞其故巢三匝而去夫今之欲成人之德者不爲秦龍翁幾希矣故君子之於人三宿而後見非崇傲也三年而不言非貶行也誠不通則交不固中不孚則聽不入故楚客以售璞遇刑齊人以操瑟蒙詬國佐以語盡見殺屈原以言直殞軀奈何逐汶汶之煩而招訛訛之譏乎虛里子於是蹶然笑曰子之言似矣獨不曰拯溺不畏濡履採焚不惜燎衣必欲爲渾默睿莫之行必馴而後充者是豈可哉龍溪公艷然不悅曰子不聞坤著括囊之文蒙闡擊蒙之義詩申玷圭之詠傳立守瓶之訓信如子說則三緘之鑄孔子奚取焉二子爭論不能決明日以其言質諸中河子中河子不答鼓枻而去歌曰瞻彼中洲兮有鳧居居翔而復集兮擇匹而游渴飲水兮飢餐吾魚夫復何求兮

馬對

秦子北游京師墮馬傷是時郁郢子亦有霜露之疾二子共巷而處郁郢子素善秦子居頃之謂其門人曰西不有秦子乎然吾聞其人矣非所謂守道自信

者邪於是作黃鵠之歌以其門人上官氏爲使往遺秦子秦子是日會使使來遇諸塗使異其事各反於主而後交焉久之秦子愈先造郁郢子遂及墮馬事郁郢子強起問故秦子曰吾南產也不習馬出卒假人馬卽不解良惡是以墮爾郁郢子曰異哉言也且子能盡習天下之馬乎曰不能能盡解其良惡而後假乎曰不能曰二者旣不能矣子能終身棄馬乎曰又不能曰子墮馬何傷曰傷足曰幸若是鄉使傷臑絡換脰磕腦抉背毀齒子尚能卽起邪殆哉殆哉秦子聞之讐懼無人色咕咕語曰奈何先生幸以教之

郁郢子曰管者伯樂學相馬於其師三月不進其師曰可以益乎伯樂曰未得其骨三月得其骨矣曰未得其神又三月得其神矣曰吾未得馬之外竟盡其師之術乃辭歸於是持以相天下之馬聆其聲而會其精睨其形而貫其靈然後天下無逃馬當是時也而暇於習乎今吾子不求諸馬之外日僕僕較良惡墮且滋甚秦子於是蹶然笑曰闊哉譚也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子以伯樂望予無乃過乎雖然伯樂卽幸而生今之世吾恐驪黃牝牡之徒得以鑠金而刺天也誠使人衆議堅伯樂卽幸而復生故不得



破其非良也郁郢子不答憮然有間曰夫物非天不生非地不長非人不成故材美弗物是謂棄天芻粟豐足怠厥力是謂戕地材物矣弗怠厥力而世無王良造父之儔是之謂命故馬一也遇王良造父則過都歷塊靡流景逐奔電蹠血萬里顯名天下不遇則放之沮澤之中與鹿豕烏鳶並遊豈非命哉豈非命哉笱有獻馬於楚王者王愛之衣之文繡處之華屋席之露林之安啖之棗脯終其身弗駕也馬慚憤悲鳴蹄齧思効王一日之用王不從竟老歿厩下故知而弗愛不如弗知愛而弗用不如無用故寧甘心沮澤之中與鹿豕烏鳶並遊不願衣文繡之衣席華屋露林之安故卽有棗脯之餐弗餐也此之謂盡性以俟天者也且子亦將俟其在天者乎抑需在人者乎秦子出郁郢子呼上官氏記之頃之郁郢子疾亦愈秦子客久鬱鬱不得意乃卒取學職往教於楚下邑郁郢子往餞之曰子記疇笱墮馬之說乎子之不爲天下知亦久矣奈何雖然行有物色子者第行矣

郁郢子解

郁郢子寢疾杜門謝客客無以見也金城段炅過武功康海問曰郁郢子何以不出康子曰郁郢子疾也

空同集  
段子曰郁郅子疾乎疾奚杜門謝客疾而杜門謝客  
是有託者也蓋謂郁郅子忠臣不潔名以暴君君子  
不違衆以要勲且未形而彰是曰自戕無憂而戚其  
憂必集若誠有託譬諸縣鐸急趨響必及之矣康子  
曰咈是罔郁郅子也吾將見郁郅子明日康子固請  
見郁郅子於是郁郅子擁黃狐之裘馮文石之几尚  
以白雪之穀強起見康子坐上坐郁郅子休安若山  
貌若敷腴徐覘其息俞俞于于焉然顧有靡豫之色  
康子於是辟席問曰夫子奚病也郁郅子欠伸喟然  
仰嘆久之曰吾誠不能狀吾疾吾始焉怒焉

若飢若思若悲已而輪困於邑怲怲悒悒糾錯積鬱  
其狀絲琴埃結氤氳靡絕發於脾縈於心浸淫於肌  
腸腴理之間充之不見其際究之莫知根柢毆之未  
已觸之復起故居則恍焉惚焉恍若有遺步之不能  
端履也夢岑岑焉若將舉而控於帝闔家人驚怪詰  
予予茫然無以答也故陳之鐘鼓管籥不知其爲音  
炫之黼黻繁縟縣瓌結綠不知其爲華啖之芳醪珍  
烈之品不知其爲甘故飫之不肥膏之弗澤問之莫  
可名象而排之不能自解也然徧國中無醫之者有  
玄機先生者號靈醫往使迂之語以糶玄機不肯命

駕教使者曰能置秦始之鼎無爲之榻坐我廊然之  
宇食我切玉之饌元化之羹則逐我僇卒不能置故  
厥疾罔獲瘳康子出以其言告段干康子曰予聞在  
形爲疾在心爲憂郁邳子殆有憂乎

直臣字義

舉人吳廷對字直臣李子曰字直臣何也吳生曰廷  
對者對於廷之名對不直不可以爲臣故曰直臣李  
子曰生奚直焉吳生霍然避席而請曰直不同乎李  
子曰夫博問強記奮辭而駭人曰我能爲逢爲于此  
其直以言也而未必有諸氣天威臨於上斧鉞在側

鼎鑊在前揚眉吐膽能批逆鱗觸忌諱屹然山立此  
其氣直矣然退而悔焉不可謂心也古之直也莫如  
史魚孔子贊魚曰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是矣乃  
它日又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孫者非直之反乎子讀  
易乎王臣蹇蹇直矣又曰遇主於巷又曰納約自牖  
一何曲而徐也夫水性曲而木則直二者愚夫愚婦  
所知也水生石底不側出不獲達而建瓴屋脊水之  
下也雖賁獲之勇不能使之曲也故臣無二道而直  
有五義一曰言二曰氣三曰心四曰時五曰勢生也  
奚直焉吳生曰願聞其詳李子曰夫直人者未有自

不直者也故隱污之行行於家而光大之謙揚於國  
共驩其身而以堯舜之道責君者此所謂言直者也  
非直之實也故言者其華也氣者其充也心者本也  
時者逢也勢者用也故直言者必氣直氣者必心識  
時者先幾審勢者有爲五者而能全則聖矣殷之三  
仁或去或不去孔子之無可無不可是也孟子論氣  
曰直養而無害易曰敬以直內學之事也通乎上下  
者也生也奚直焉吳生於是俯而思仰而歎曰大哉  
對也往謂臣之直也問焉如蕢焉已矣諍焉如雲焉  
已矣犯焉如允語黑子云焉已矣而不知直之義若  
是浩也乃今聞教矣

維極字義

劉峻字維極何也詩曰崧高維嶽峻極於天峻者高  
大之名然不極不至天不天不可謂學也故曰洋洋  
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道猶山也故咸稱峻焉繼之  
以極夫然後高大備矣孔子贊堯曰大哉惟天爲大  
惟堯則之而史臣亦曰克明峻德史之峻孔子由天  
歟惟堯極之不堯則之哉而論者則曰六爻莫極於  
上聖人訓辭垂戒焉故龍極曰亢城極曰復於隍鳥  
極曰翰音登於天而不知易時也有位焉二者非在

我者也故道以極成時以極厲位以極危成以達天  
時以規動位以行時而後學之義備矣峻生長匡獄  
間瞻崧高者也而復萊詩書誦法孔子末遊予門予  
名之曰峻請字予曰維極請字義予曰云云峻乃曰  
天曷能卽至也夫孔子不云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天乎

董生兄弟字義

董大夫遣其二子見李子李子問焉長瀾次潤李子  
曰二子冠乎禮冠而字之吾字汝矣二子請焉曰瀾  
字汝巨源潤字汝真玉請義焉李子曰吾聞君子之

名其子也必昭物以勗志其字人也必廣才以章義  
義以闡訓訓以副名名以責實夫然後父有其家子  
有其身名無忝實字無辱勗夫瀾者源之達而潤者  
玉之發也故君子測源於瀾揆潤於玉瀾以觀道玉  
以比德卽末以驗本緣用以占體臣小相形真僞以  
別故弗巨弗長弗真弗光長則瀾湧光則潤永湧以  
知巨永以知真是故輒之言道也稱瀾焉繼之以明  
以光懼遺本也記之言德也稱潤焉繼之以密以栗  
思務體也子亦觀水乎江漢河淮天下之至瀾也然  
其出岷也嶓冢也崑崙也嶧柏也非其本細而末巨

也亦觀玉乎瑜瑾瑤瑤天下之至潤也然廉而不剝其聲清越乎尹旁達氣如白虹非其體僞而用真也是故君子志道求達考德視發於是乎有濶與潤之名達必先本發以後體於是乎有巨源真玉之字本植體實訓義乃行於是名副字彰父克榮之師友成之身無損名家無棄于斯古今之共義也

弟汝含字義

二十而冠冠而字禮也翁生三月先吏隱府君名之曰孟章矣十六歲而第通詩書大義能為絕句詩責以人之道可也於是冠第字之曰汝含在坤之六

三曰含章可貞夫剛柔相雜而成文之謂章患其不章何以含之坤順道也六三居下之上得位之象人臣有美含之歸功於君坤之道也嘗觀天下無分外之事君子亦惟求其在我而已是故有所自足於內則無待汲汲以求見乎其外先王制禮盛服必襲德旌必結則服飾之章晦博文強識而讓則問學之章晦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則章於事業者必晦况三方進而位不中者乎故雖有美含之不敢挾才能而躡進坤之道也得坤之道可以常久而無咎故曰可貞夫聖人之

言大小前後不相背引而伸之自功業之大問學之  
切服飾之常細求乎言動起居苟非分外之事殆未  
有可掀揭以自衒譽者可不含歎有美含之而况未  
美者歟汝含省察無功涵養寡力有長惟恐不揚有  
能惟恐不知出必修其貌動必華其服又強毅多悔  
吝是未能有三之章已不能含矣况有之而能含歟  
君子退則修己進則事君所以自修者掀揭衒譽如  
此它日得位其不可貞也較然矣可不戒歟汝含柔  
順體坤之性直方大法坤之德足於內而無待乎外  
居三則以時發進之於五則美在其中暘於四支發

於事業其章也至矣終含乎哉故旣字之復說其義  
箋云箴銘法古而不遺近情字義近宋儒而不  
失兩漢史筆至哭白溝文可謂發幽室而啼山  
鬼矣先生於楚騷其最深乎不以褻文小體而  
廢謹嚴校閱至此不覺斂服

新都汪道會道弘同閱

空同子集

卷之六十一 終



